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任銜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

起庚戌隋文帝開皇十年。止戊寅隋恭帝侑義寧二年四月凡十八年有奇

表例說

見第二十一及二十二二十三卷

隋

庚戌 開皇十年

春二月上幸晉陽命高熲居守夏四月至自晉陽

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德林特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帝多從之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市店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造店賃之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帝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兹事臣本

河南王昭 以晉王廣長子始封至帝仁壽元年再見

義陽公皇甫績 增封十年為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績與楊素合兵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

真鄉公李衍 故魏公弼子周世封真鄉郡公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

華陽王楷 以皇孫始

以為不可黜始置即侍朝成集毀非封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帝怒曰爾欲以我為王恭邪因出為湖州刺史遷懷州卒

以柳莊為饒州刺史〇給事黄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帝及高熲蘇威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而出之

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〇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捶楚不甚即命斬之高熲柳彧諫曰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

胥招徵還京卒於家諡安子偲嗣〇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書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幼孤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

至是以疾還京師卒於家子仲威嗣

城陽公李徹

封安道公六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淮海以徹為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

非決罰之地不納頻等乃盡詣朝堂
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内去杖後李君
才言帝寵高頻過甚帝怒命杖之而
殿内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
杖未幾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
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
之不諫者

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詔曰魏末喪
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
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
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
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秋七月以楊素為内史令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
討平之○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疎

能充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楚公豆盧勣

周世襲封伯父寧楚

公尋徙封城陽郡公至十九年再見

朔方公源雄

周世封朔方郡公開皇初累遷朔州總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信州

續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帝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擊賊玄懀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

國公爵開通及陳平皇初賜一以功進位子爵中山上柱國賜縣公後拜子崇端氏夏州總管縣伯襲安至是以疾化縣伯復徵還京師鎮朔州至卒謚襄子是上表乞賢嗣賢弟骸骨徵還號至帝仁京師卒於壽四年再家子崇嗣

見〇勛聰悟有飛句少受業國子學畧涉文藝

濩澤公劉弘

月二年高

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燄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素進智慧克溫州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復請行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棄州走餘黨皆散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

安平公李德林

封六年以廷議忤旨出為湖州刺史尋轉懷州刺史卒於官贈大將軍謚文子百藥襲爵○德林字公輔美儀容善談吐齊天

智慧作亂以兵攻泉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革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

於泉州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推鋒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以晉王廣為揚州總管鎮江都復以秦王俊為并州總管

番禺夷反遣給事郎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洗氏為譙國夫人○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

統中衆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圍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少孤木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執以此字卿

高都公揚

節獨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十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高唐公魚俱羅

初以平陳功拜開府至是高智

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進至南海高凉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逗遛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馮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册洗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

尚希

周世封高都侯開皇初進爵為公至是以蒲州刺史卒於官謚平子旻嗣○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

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髙唐縣公至煬帝大業中以交通內臣坐除名後見殺

故特赦暄逗遛之罪拜羅州刺史番州總管趙訥貪虐俚獠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置於法敕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為湯沐邑贈馮僕崖州總管平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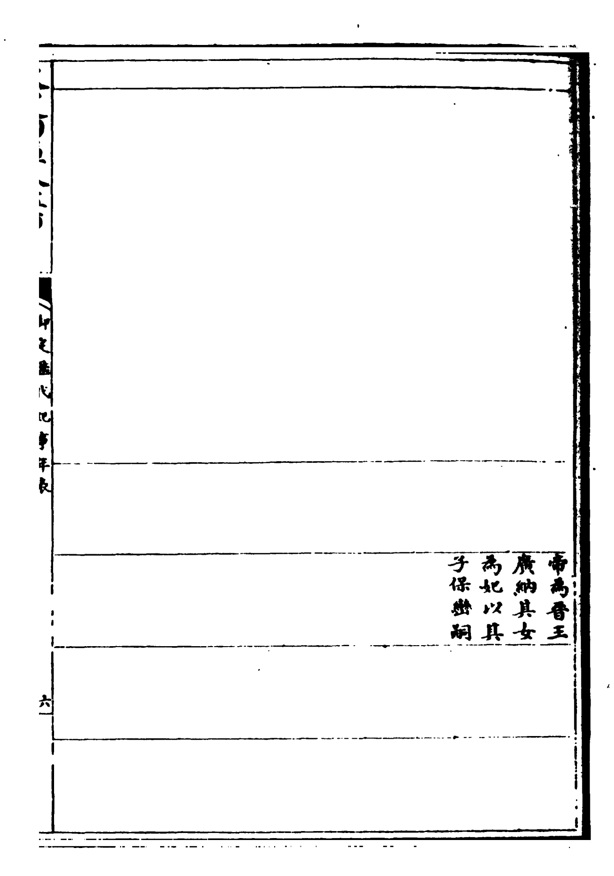
襄陽公韋洸

周世封襄陽郡公至是以廣州總管勒兵拒番禺夷王仲宣中流矢而卒諡敬子協嗣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

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於官

滑公韋壽

鄖公孝寬子周末以其父軍功封滑國公帝受禪拜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至是以疾徵還卒於家謚定仁壽中



帝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繼嗣

辛亥

開皇十一年

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卒

二月以劉曠為莒州刺史○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潁令高熲薦曠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優詔擢為莒州刺史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

滕王瓚

封十一年卒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以瓚為大宗伯瓚見帝執政羣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

沛公鄭譯

復封十一年以岐州刺史卒於官謚達子元璹嗣煬帝大業初詔改封澤莘公以元璹襲○譯順有學識兼知鐘律善騎射

項城公主

吐谷渾

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侵邊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兄子無素奉表稱藩于隋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隋帝詔曰若依來請他國聞

孫后素不
平陰為咒
詛帝命出
之藩不可
由是忤旨
至是從辛
粟國暴卒
時人疑其
遇鴆以覽
謚殤子綸
初封邵國
公至是襲
瓚爵至煬
帝大業元
年再見

詔
封十一年
時秦王俊
為并州總
曾詔為俊
長史以馳
驛入京勞
敵而卒俊
殤帝即位
追贈司徒
尚書令魏
國公子士
隆嗣○詔
幼而方雅
頗好奇節

之必當相
儆何以拒
之朕情存
安養各令
遂性豈可
聚斂子女
以實後宮
乎竟不許

有識者異之

壬子

開皇十二年

春二月以蜀王秀為内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

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所屈耶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

邳公蘇威

襲封十二年國子博士何妥奏威等朋黨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歲餘復爵邳公

宋公賀若弼

進封四年為右領軍大將軍坐怨望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頻楊素為宰相汝倡言此二人惟堪啗飯是何意也弼曰頻臣

容城侯盧愷

周世襲父柔爵容城伯開皇初進爵為侯累遷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何妥奏僕射蘇威陰事愷坐與相連除名為百姓

條章每歲貢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須類如此又為餘糧薄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冬十月新義公韓擒虎卒

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拜納言至煬帝大業八年再見

新義公韓擒虎

增封四年位上柱國卒子世諤嗣世諤至煬帝大業九年再見○擒虎少有膽畧容貌魁偉性

之故人素臣之男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鄭恐望罪當死上惜其功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至煬帝大業三年再見

宗城公劉

未幾卒於家子義恭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畧涉書記頗解屬文

城安子于宣道

封十二年以左衛長史遷太子左衛副率道位上義

詔免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於是更開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寡積於人無藏府惟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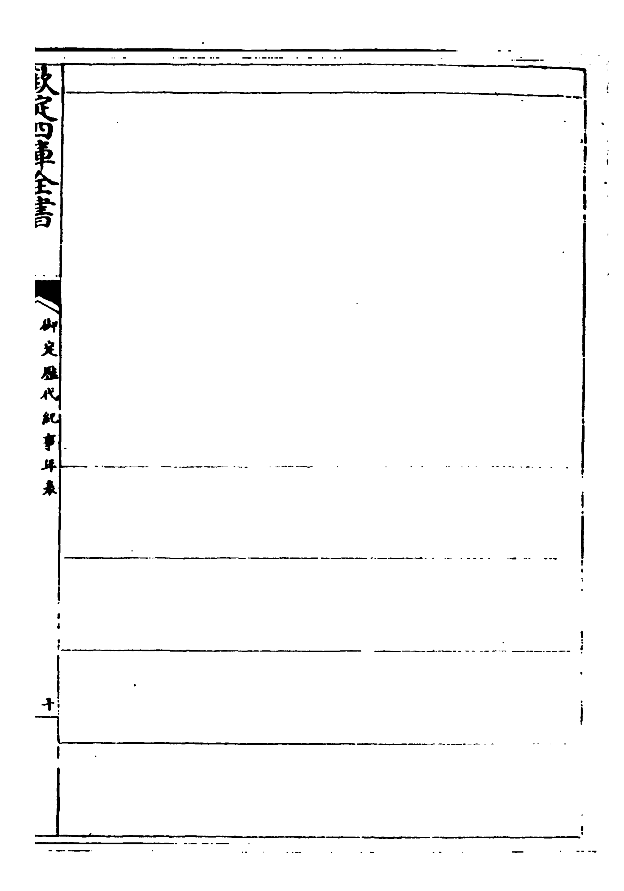
遣使均田○時天下户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好書經史百家皆畧知大旨

權

初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從晉王廣平陳授開府儀同三司至是拜蘇州刺史賜爵縣公

同卒子志寡早知名



癸丑

開皇十三年

春二月作仁壽宮○詔楊素營仁壽宮於岐山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為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以土石因而築之死者以萬數

禁藏讖緯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而諸儒議久不決乃罷之

突厥突利可汗請婚許之○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寳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具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

豫章王暕　以晉王廣第二子始封至煬帝大業二年再見

郇公韓建業　周世封郇公至是以上柱國卒

華陽公梁彥光　周世封華陽郡公帝即位增邑五百戸至是以相州

鉅鹿公賀婁子幹　進封十三年以雲州總管卒諡懷子善柱嗣

平昌公元巖　進封十三年以益州總管長史

突厥　都藍可汗殺大義公主突利可汗遣使如隋求婚帝遣使慰諭許尚公主

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扇惑都藍可汗頻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

刺史卒於官謚襄子文謚嗣○彤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顯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大統末入太學畧涉經史有規檢追次必以禮及為岐州刺史甚有惠

卒子弘嗣○嚴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為益州長史蜀中獄訟嚴所裁斷莫不悅服

曰善復使晟慰諭梁干許尚公主

政嘉禾連其有得罪
理出於州者相謂曰
境後刺相平昌公與
州下車發吾罪吾何
摘姦隱有怨焉及卒
若神明以益州父老
德化人吏莫不殞涕
人感悦畧
無爭訟

甲寅

開皇十四年

夏四月行新樂○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禁民間所造繁聲萬寶常聞新樂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寶常貧而無子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先是臺省

燕公盧賁歷城侯明克讓新羅

復封十三年為齊州刺史坐民饑閉民糶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帝曰

周世封歷城縣伯帝受禪拜太子内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虞之恩禮甚厚於時東宮賦徵天下才學之士至

國王金真平貢方物於隋詔拜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

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
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司出舉興
生頻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
地以營農於是始詔給職田毋得治
生與民爭利
秋七月以蘇威為納言
詔直太史劉孝孫等定歷已而罷之○
初張賓歷既行孝孫及劉焯並言其
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
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
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
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
妥言其善使與張胄玄按賓歷久之
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
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玄
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於是上引

抑屈之全於博物洽
其命也徵聞皆出其
劉昉鄭譯下詔與太
歷賁柳裘常牛弘等
皇甫績則修禮議樂
我不至此當朝典故
然此等皆多所裁正
反覆子也至是以疾
當周宣帝去官卒於
時以無頼家○克讓
得幸及帝少好儒雅
大漸顏之善談論博
儀等請以涉書史所
趙王楠改覽將萬卷
此單行詐三禮禮論
顧命於我尤所研精

孝孫胄玄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

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朞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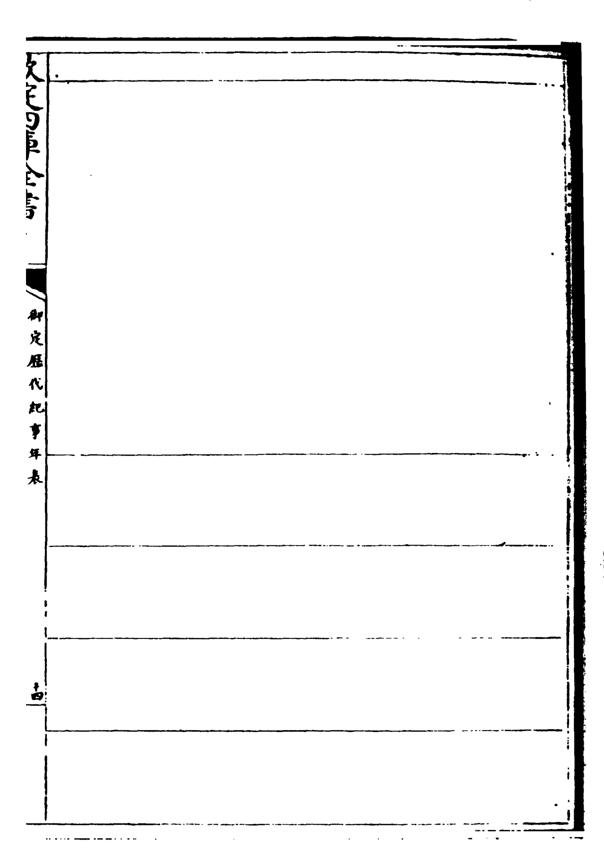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散騎侍郎王劭上皇隋靈感志

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譯為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範奭歷象咸得其妙



乙卯 開皇十五年

春正月帝東巡祀天於泰山○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

二月收天下兵器

三月還宮

仁壽宮成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應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惟賞重德彝引與論議屢薦於帝擢為內史舍人

蔣公梁睿

周世封蔣國公開皇初以上柱國盈州總管謝病於家至是從上至洛陽而卒謚襄子洋嗣至煬帝大業六年再見○睿少沉敏有行檢為盈州總

魏興公韋藝

進封十五年以晉州總管卒謚懷○藝容貌瓌偉每奏伏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

夏六月鑿底柱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於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威坐
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
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
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
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為荆州總管○世康
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
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
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荆州時天下
唯有四總管并揚益則以晉秦蜀三
王及世康為之
十二月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管自以周
代舊臣久
居重鎮內
不自安屢
請入朝及
引見上為
之興命睿
上殿握手
極歡睿退
謂所親曰
功遂身退
今其時也
遂謝病於
家闔門自
守不交當
代上賜以

治產業與
北夷貿易
家資鉅萬
頗為清論
所譏

賜汴州刺史令狐熙帛三百匹○熙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頒告天下

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

丙辰

開皇十六年

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平原王裕 以太子勇第二子封

安成王筠 以太子勇第三子封

安平王嶷 以太子勇第四子封

襄城王恪 以太子勇第五子封

吐谷渾 隋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帝不許

党項 党項侵會州隋發隴西兵來討大破党項党項相率

高陽王該
以太子勇第六子封

建安王韶
以太子勇第七子封

潁川王煚
以太子勇第八子封
以上諸王至二十年太子勇被廢諸王並

請降顯為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帝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撫幼而乃作還作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廢為庶人煬帝踐極分徙嶺外仍敕所在皆殺焉

丁巳

開皇十七年

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羌平之○初梁睿之克王謙也夷獠皆附惟南寧州酋帥爨震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畧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

桂州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為總管○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

道王靜

襲封十七年卒無子國除

魯公虞慶則

進封十四年為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李世賢其婦弟趙什住告其謀反坐死子孝仁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慶則幼雄

突厥

突利可汗如隋逆女帝命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隋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聘

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
溪洞渠帥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獠
長吏多寄治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
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屬官不敬憚具上事難克舉
故有是詔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
以殘暴為幹能守法為懦弱又命盜
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
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
下懔懔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
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
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
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
聞之為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
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

毅性倜儻
身長八尺
有膽氣善
鮮卑語身
被重鎧帶
兩鞬左右
馳射本州
豪俠皆敬
憚之初以
弋獵為事
中便折節
讀書常慕
傅介子班
仲升為人

上庸公韋

閭突利本
居北方既
尚公主長
孫晟說突
利南徙居
度斤舊鎮
錫賚優厚
都藍怒曰
我大可汗
也反不如
染干於是
朝貢遂絕
亟入抄掠
還邸突利
伺知動靜
輒遣奏聞

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告綽濫死徒因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閤綽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欲赦之綽固諫以為不可上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上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

世康

進封十七年以荊州總管卒於州贈大將軍謚文長子福子次子福嗣○世康幼而沈敏有局度年十歲州辟主簿為絳州刺史有惠政奏課連最

由是邊郡每先有備

高熲

王湯開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隋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

臣不可殺豈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乃釋之上以緯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原情而緯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元會衣劍有不齊者御史不劾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上遣親衛大都督屈突通往隴西撿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上大怒將斬太僕卿以下千五百人通曰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餘人上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乞千餘人命帝感悟皆減死論擢通為武侯將軍

○上柱國劉昶子居士有罪伏誅○昶與帝有舊其子居士任俠數有罪帝每

為荊州總管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寡嘗愁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

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

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能不屈者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多所侵奪或告居士謀為不軌帝怒斬之

夏

四月頒新歷○揚素牛弘等復薦張胄玄歷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難通者令劉暉與胄玄辨析之暉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歷成頒之暉等除名

秋

七月桂州亂遣將軍虞慶則討平之

○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為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

約官遂不達兵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武康公令狐熙

封河南公十七年為汴州刺史考績為天下之最上以嶺南夷越數為反

命一將軍何得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隋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遂來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帝許之

之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内其妃崔氏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

以安義公主妻突厥突利可汗

冬十月欽州刺史甯長真來朝○初散騎常侍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甯猛力請隨稠入朝稠以其疾篤遣還欽州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猛力臨終

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改封武康郡公至帝仁壽二年再見

吐谷渾

吐谷渾大亂國人殺可汗世伏立世伏弟伏允為主遣使詣京師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帝從之自是歲朝貢於隋

果戒其子長眞葬畢登路至是長眞嗣爲刺史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信著蠻夷乃至於此

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慶則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爲長史什住通於慶則愛妾恐事洩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臨桂嶺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什住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爲柱國

戊午

開皇十八年

春二月高麗冦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高麗王元帥靺鞨萬餘人冦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帝大怒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熲為諒長史周羅睺為水軍總管

夏四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秋九月罷漢王諒兵○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饑疫總管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九月還師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遣使謝罪於是罷兵

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所○自京師至仁壽宮之道也

太平公史萬歲	周世封太平縣公開皇十七年以討爨翫功進位柱國至是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上怒命斬之高熲元旻等固
武昌公獨孤陁	開皇初以外戚封累轉延州刺史有婢徐阿尼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以
高麗	王元帥靺鞨之衆侵遼西隋遣漢王諒等來討下詔黜元官爵隋師尋還元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隋於是罷兵侍之如初

南寧夷爨翫反太平公史萬歲以罪除名

請曰萬歲雖累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官爵至二十年再見

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愈陀所為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陀夫妻將賜死獨孤后請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

百濟

王昌遣使奉表於隋請為軍鄉導以伐高麗詔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因遣使者還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來侵

陀弟璧亦詣闕求泉於是先陀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陀尋卒

己未

開皇十九年

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突厥突利可汗奔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歸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

江陽公元善

周世賜爵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後遷國子祭酒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密言於上曰楊素

江都公韓僧壽

擒虎母弟也周世封昌樂公開皇初進爵廣陵郡公以檢校蔚州總管從楊素擊突厥之役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

突厥

隋將楊素等伐都藍可汗都藍擊敗突利可汗突利內附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以突利為啟民可汗突厥歸啟民者男女萬餘命長孫晟於

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以思為左勲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頴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五日會高頴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陣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六月以豫章王暕為內史令

蠡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為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愛惟而卒○善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

公至帝仁壽四年再見

城陽公李徹

徙封十年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徹素與熲相善因被疏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

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歲奏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

殺宜陽公王世積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熲名○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懽先是后以熲父之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熲謂己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熲奏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

傳

宜陽公王世積

贈封十一年為涼州總管其親信黑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配防桂州因上變稱

之入臥內賜宴遇鴆而卒

晥城公張威

初封晉熙郡公後徙封晥城郡公至是以上柱國相州刺史卒於官○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

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啟民防達頭復遣楊素韓僧壽史萬歲姚辯分道擊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國中大亂長孫晟曰今官軍臨境房王被弒

右何熲壯士我爲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諷之伐遼之役熲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帝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於熲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爲高熲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熲與世積交通熲遂坐免以齊公就第頃之熲國令言熲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帝大怒囚熲鞫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於是

世積嘗令道人相其人貴否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由是徵入朝按其事世積坐誅

齊公高熲

射匱力過來此招撫可以盡降諸道兼千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降者甚衆

除名為民頻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當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頻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懽然無恨色

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

進封十一年除名為民至煬帝大業三年再見

金城公趙煚

封十九年以冀州刺史卒子義臣嗣○煚為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嘗有疾

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爽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須告天下以為常法

庚申

開皇二十年

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夏六月秦王俊卒國除

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初帝使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勇性寬厚無矯飾之行嘗飾蜀鎧帝見而戒之曰自古未有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復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卒獨孤后意

晉王廣

封二十年立為太子即煬帝

秦王俊

封二十年以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

太平公史萬歲

復封二年與漢王諒出馬邑道擊突厥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

修武公楊約

素之異母弟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開皇中累轉大理少卿至是晉王廣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封修武縣公進位

突厥

達頭可汗犯塞隋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來擊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

其有他深以責勇自是昭訓專內政生三子諸姬子又數人后獨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由是愛之嘗密令來和遍視諸子對曰晉王貴不可言廣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

守之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俊卒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

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塞上喜收耳

大將軍

昌樂侯揚昇

周世封昌樂侯帝踐阼拜宗正少卿累遷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

行每因取諸樂每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來追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又大破達頭於大斤山逐北入磧數百里路遂長

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毋巻史書凡逐寝之萬夫規諷疑孫晟復還
而天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矣何用碑歲數抗表闕至是卒大利城安
如此意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為若子孫陳狀上木於官二子撫新附達
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不能保家之恪上廢虔遷○昇頭復遣其
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徒與人作太子方窮美風儀深弟子僕利
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鎮石耳謀東宮黨與況有罷局伐從續來
后決意廢勇立廣矣司馬張衡為廣俊曰孝俊上問萬歲驚亂就學攻啟民上
盡奪宗之業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子浩惟妃所在萬歲日誦千言又發兵助
文述述曰太子失愛已久大王仁孝所生也庶實在朝堂見者奇之啟民守要
著稱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內宮子湛羣臣楊素曰萬九歲丁父路俟利伐
威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布言奏漢歲謁東宮憂哀毀過退走入磧
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上意者惟楊之衆姬子矣以激怒禮殆將滅啟民上表
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榮郭后子上上謂為性及免喪陳謝曰大
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多齎金寶彊皆隨母信然令名之後絕慶脩聖人可
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諸約廢今秦王萬歲時所弔閑戶讀汗將養百
與飲博陽不勝以金寶盡輸之曰此二子母皆將將士在書數年之性如天無

晉王之賜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心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以白素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覘帝廢立勇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遣詣厥勝帝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遲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遂疎忌勇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

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泰國官為喪主浩至煬帝大業二年再見○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衆葬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廷

朝望稱寬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撲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

閒博涉書記

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為啟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謹持過失日聞段達因脇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具婦初亡我疑其遇毒嘗責之勇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何必是其體胤儻其非類便亂宗祏我終不以楊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書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

者性忠厚領親信兵俊甚禮之及俊有疾是恒在閣下衣不解爵俊卒勺飲不食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

狀天下共寬指之萬嚴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有子懷義

五原公元旻

此期促矣帝泣然曰雖非父母生乃俊墓側至於此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帝乃執旻威又言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為太子之罪帝及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使人召勇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請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

初封五原郡公為左衛大將軍至是帝欲廢太子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有司奏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

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遂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於內史省貫揚素物三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定興以告勇勇疏政出之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慚而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

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

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戲大笑聲聞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及勇敗二人已卒帝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請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使陛下

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上以旻付獄詔與唐令則等並處斬

石保公閻毗

周世襲父慶縣公爵帝愛俾以技藝侍東宮數以彫

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鄭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是邪此乃陛下之過因伏地嗚咽帝慘然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所以不被親任者由姦臣在側也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殺太平公史萬歲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太子是日天下地

麗之物取悅於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拜車騎將軍宿衛東宮尋加上儀同至是太子廢叱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後二歲赦免為民

褒○廣請降章服宫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為左監門率亦預奪宗之謀也帝因故太子勇付廣掌之初帝之允陳也天下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彦謙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髙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數曰異日必為偉器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禁毁佛天尊及神像○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

以王伽爲雍令○齊州行參軍王伽送
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
滎陽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
日當至京師流人如期至帝聞而驚
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
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
民皆李參刑措其何遠哉乃擢伽爲
雍令

辛酉

仁壽元年

春正月改元○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益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以楊素為左僕射蘇威為右僕射

以晉王昭為內史令

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五月突厥九萬口來降

晉王昭 封河南王二十一年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至煬帝大業元年再見

安德王雄 改封清漳王十三年帝曰清漳之名未允

申公李筠 嗣封十四年叔父渾忿其悋嗇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帝大怒盡集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坐

順陽公李

悊 安弟周末封黃臺男帝即位為備身將軍至是出為衛州刺史帝念其舊勲拜柱國進封順陽郡公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

突厥 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弘於恒安隋以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長孫晟為受降使者挾啟民可汗北擊步

六月遣十六使廵省風俗
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學為太學○
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
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
並廢殿內將軍劉炫上表切諫不聽
秋七月改國子學為太學
冬十一月祀南郊○初帝受周禪恐民
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
而獻者不可勝計至是郊祀板文備
述以報謝云
以衛文昇為遂州總管○山獠作亂以
文昇為資州刺史鎮撫之初到官獠
方攻大牢鎮文昇單騎造其營說以
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
者十餘萬口帝大悅以文昇為遂州
總管

再見

醫望命職斬而善衛病卒
方進地圖獲免初蒞
上指安德以携嫡孫
郡以示羣蠻務爵蒞
隆曰此蠻既卒帝議
足為名德立嗣渾規封二十一
相稱於是欲紹之謂年以洪州
改封安德其妻兄太總管卒於
王至煬帝子左衛率官有子會
大業六年字文述曰昌
若得襲封
當以國賦
之半每歲
奉公述利
之因入白進封二十
皇太子太一年為代

安平公蘇

孝慈

甘棠公韓

洪

以馮盎為漢陽太守○潮成等五州獠
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封之
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
意蠻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
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子奏帝封
潭為申國
公以奉祀
嗣至煬帝
大業六年
再見

州總管突
厥犯塞洪
以拒之遇虜
於恒安衆
寡不敵洪
四面搏戰
身被重瘡
將士沮氣
虜悉衆圍
之矢下如
雨洪鄰與
虜和闈少
解洪率所
領潰圍而
出死者大
半殺虜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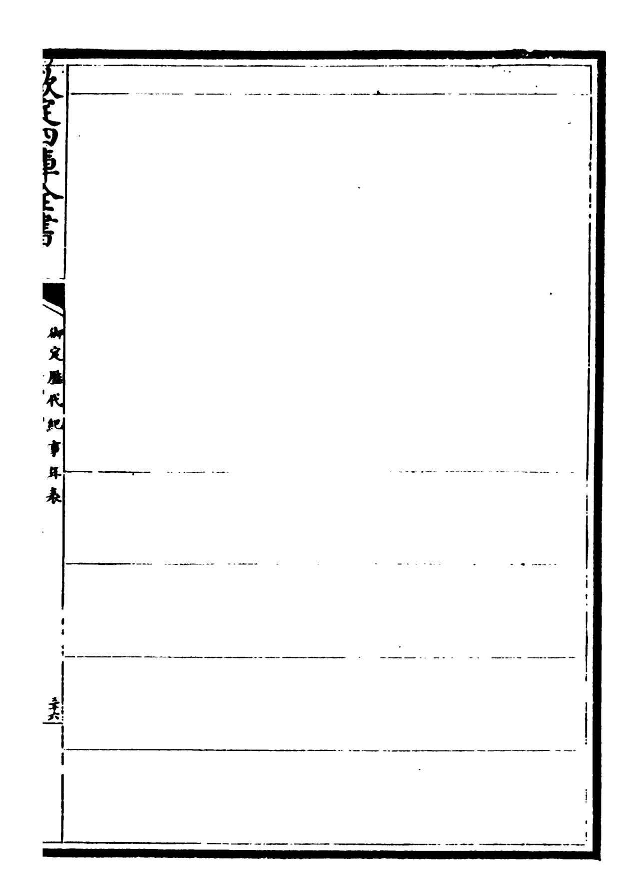
義寧公周
羅睺
陳代封始
安侯至是
為東宮右
虞候率賜
爵義寧郡
公俄轉右

衛率呈四倍洪坐除
年再見　名為民

趙公李安

周末帝為丞相引安置左右遷職方中大夫拜安弟悊為儀同安叔父璋與周趙王謀害帝安與悊陰白之封安為趙郡公至

是出為寧州刺史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慰安兄弟滅親奉國拜安柱國安謂親族曰羅家門獲全而叔父遺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歔欷悲感患疾而卒謚懷子瓊嗣



壬戌

仁壽二年

秋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徵蜀王秀還京師○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

蜀王秀

封二十二年為益州總管以楊素之譖徵還京師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謝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爪

越公楊素

改封十四年以破突厥功進子玄感爵柱國賜玄縱爵淮南公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詔以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

突厥

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啟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萬而還隋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突厥大敗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突厥越遠令

也帝令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子相見請豈與夫平
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譴責之賜一次令戎定寇比
因謂羣臣曰自長史元巖卒秀漸奢骸骨有所具功業可
僭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晉王廣為瓜子其爰別封一子
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患陰子也上因義康公邑
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秀下詔數其萬戶并賜
猶豫欲謝病不行司馬源師諫秀作十罪後乃田三十頃
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聽與其子絹萬段米
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敎追已同處煬帝萬石金珠
淹時月王乃遷延未去聖上發雷霆即位禁錮綾錦稱是
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熟如初宇文至煬帝大
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以獨孤楷為益化及之弒業二年再
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諷諭久之乃逆也欲立見
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為帝羣議
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不許於是
止
告之并具

上明公楊

具騎捎後
親引兩騎
並降突厥
二人與之
並行突厥
不之覺頓
舍未定素
趣後騎掩
擊突厥大
敗

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后崩太子對帝諸子及宮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十月以楊達為納言

閏月詔修定五禮○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葬獻皇后○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令卜山陵務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

文紀

素之從叔周末封汾陰縣公開皇中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判禮部尚書事至是遷荊州總管後歲餘卒於官謚恭

濟北公周

必亡矣吾前紿云三千者三十也二
百者二傳也汝其識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
史柳彧名配懷遠鎮○蜀王秀至長
安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
子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糜
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
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
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
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
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
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
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
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帝及
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
又云秀妄述圖讖並作檄文置秀集

搖

周末徙封
濟北公開
皇中累遷
壽襄二州
總管自以
年老乞骸
骨上召之
既引見上
勞之曰公
積行累仁
歷仕三代
克終富貴
保茲遐壽
良足善也

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耶乃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素嘗以少護教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

賜坐褥歸第至是卒於家諡恭時年八十四

安平公宇文愷

除名十七年為將作少監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

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
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漢
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之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素兄
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
國刺史家僮數千妓妾亦千數第宅
華侈制擬宫禁既廢太子及蜀王威
權愈盛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敢
與抗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
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
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
雋遞相攻奪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
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
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
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

郡公至煬
帝大業八
年再見

武康公令狐熙

以封六年
為桂州總
管以年老
上表乞解
任優詔不
許熙奏詔
令交州渠
帥李佛子
入朝佛子

遂不相攻擊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素專權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今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藩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寖踈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

欽為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為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

論大事外示優柔實奪之推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於是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太子嘗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優劣何如弼曰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鬬將非領將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交州俚帥作亂遣總管劉方討降之○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楊素薦瓜州刺史劉方有將帥畧詔以為交州道行軍總管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疾病者親撫養士卒以此懷之踰嶺遇賊破之佛子懼請降

以憂憤發病而卒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名具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

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

癸亥

仁壽三年

秋八月幽州總管燕榮有罪誅○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元弘嗣遷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帝乃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皆須奏聞榮忿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久之遂收付獄絶其糧其妻詣闕稱冤帝遣使案驗徵還賜死以弘嗣代榮酷又甚之

九月置常平官

龍門王通獻策不報○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

北陽公麗晃封二十三年以原州總管卒謚敬子長壽頗知名

落叢公燕榮周世封高邑縣公帝受禪封郡

黃公來護兒初從賀若弼平陳有功授上開府又從楊素破高智慧拜大將軍又從李寬破汪文進進位柱國至是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啟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啟民置磧口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先人之敝盧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損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歛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囮音訛

公為幽州總管以有罪賜死○榮嘗挾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筥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俊若有罪當免及俊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

公至煬帝大業九年再見

臨潁公庾季才

進封二十年卒於家年八十八○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

君許有罪孝聞局量宥之禁曰寬弘術業無過尚爾優博篤於況有過耶信義志好撈撻如舊賓遊審吉

日良辰與王褒等爲文酒之會

萬安公李圓通

所撰靈臺封萬安侯秘苑一百十五年以二十卷垂象志一百一十二卷熟舊進爵郡公至煬帝大業元四十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年再見行於世

甲子

仁壽四年

春正月帝如仁壽宫

秋七月太子廣弑帝於大寳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於嶺南○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臥與百僚辭訣握手歔欷越四日崩於大寳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傜薄賦自奉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非饗宴不過一肉後宫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丈夫率衣絹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綾綺金玉之飾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然猜忌苛察信受讒

房陵王勇

故太子被廢五年高祖崩煬帝即位遣楊約矯高祖之詔賜勇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

漢王諒

封二十四年高祖崩徵之不赴

正義公豆盧毓

故楚公勣子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

順政公董純

初封漢曲縣公開皇末以舊勞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至是漢王諒作亂以純為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

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遂發兵反誌曰吾以擊平之以
弟皆如響敵初文獻皇后既崩帝以兵敗降於馬歸朝自功拜柱國
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揚素百僚得免禍此進爵郡公
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參綜罪當乃身計非至煬帝大
元巖皆入閣侍疾詔太子入居殿中死煬帝曰為國也今業十年再
太子應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朕終鮮兄且偽從以見
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弟情不忍思後計號
虞鄉公張
謀送帝所帝覽而大恚陳夫人旦出言欲屈法兄顯州刺
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怨誅一死史賢書於
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於是除名帝曰臣弟
睽
禮上志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為民絕其號希懷志襲封二十
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名我兒述屬籍竟以節必不從二年以冀
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幽死子顥亂臣請從州刺史進
敕書未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因而禁錮軍與號為位上開府
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後為宇文衣裹誅不卒於官子
入巫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化及所害是圖也帝甚寶○睽

張衡入殿侍疾盡逼後宫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聞變戰栗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爲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山問除述嚴名徙之嶺南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始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旣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

建安公柳述

述父機開皇元年封建安郡公以納言出爲華州刺史尋轉冀州刺史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諡簡子

許之賢曲遣人齎敕書至誕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誕與總管朱濤留守誕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耶當與卿出兵拒

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吏民悅服稱爲良二千石

長城公陳叔寶

故陳後主也開皇九年被擒入關至是卒贈大將軍

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要荒咸暨
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人
物殷阜朝野歡娛考之前王足以
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御下
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又雅好
符瑞暱於大道聽哲婦之言惑邪
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
子之道開昆弟之隙墳土未乾子
孫繼踵屠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
隋有惜哉

貶許善心為給事中○太史令袁充奏
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
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國哀甫闋
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
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

述尚蘭陵公主襄國建安公累遷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元巖等侍疾上令述召房陵王素與皇太子協謀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

之濟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諒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鎖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聞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

長城縣公諡煬

武陵公元胄

封二十四年初蜀王秀之得罪也胄為右衛大將軍坐與秀交通除名久不得調至是慈州刺史上官政

虜以歸殺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見太子勇廢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强宜修武備於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諮議參軍王頍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其陰謀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階

廷竟坐除名徙於龍川郡復徙寧越遇赦為丙卒○蘭陵公主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及適柳氏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述從

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藏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問門納之藏遂見害及諒平帝下詔贈

坐事從嶺南將軍丘和以蒲州大守除名有胄與和有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令從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

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畧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頍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貢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䍠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貢斷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

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從帝大怒主曰先帝以妾適於柳家今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中恩帝不從主憂憤

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謚隱子顧師嗣

梁公蕭琮

封莒公十八年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隨才擢用至煬帝大業三年再見

義公皇甫誕

誕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僚佐前

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死鬭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己唯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貢敗走王聃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諒將往介州令毓等留守毓出皇甫誕於獄閉城拒諒諒還擊之毓誕皆死諒將綦良攻慈州相州不克遂攻黎州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

而卒臨終工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之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

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諒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

義寧公周

羅睺

封四年煬帝即位授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故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綠絰送至

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擊敗公理野傷之
遂趣黎陽綦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
疑總管竇抗有貳心以李子雄為上
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
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畧之晟辭以男
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
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
千餘人抗來詣子雄伏甲擒之遂發
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
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
義臣帥馬步三萬夜出西陘喬鍾葵
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
牛驢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人持一
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
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
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

龍涸公元巖

巖性明敏
有氣幹為
黃門侍郎
封龍涸縣
公煬帝嗣
位坐與柳
述連事除
名為民徙
南海後會
赦還長安
有人譖巖

臣位定逆
順勢殊士
馬雖精難
以取勝一
旦陷身叛
逆結於刑
書雖欲為
布衣不可
得也諒懟
因之及楊
素將至諒
也清源以
拒之諒主
薄豆盧毓
出誕於獄
相與協謀

墓所奠還
釋服而後
入朝帝甚
處尚世稱
具有禮時
諒餘黨僇
晉絳等三
州太下詔
罷賑行絳
晉呂三州
諸軍事進
兵開之為
流矢所中
卒於師謚
壯子仲安
官至工開

開擁衆十萬柵絶徑路屯據高壁布
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
竒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
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
北軍之强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名所
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
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
營鳴鼓縱火北軍自相蹂踐殺傷數
萬諒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
還數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
保晉陽素圍之諒窮蹙請降頻自殺
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初
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
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
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五子同母
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又懲周

逃歸收而
殺之

許公宇文述

周末封褒
國公開皇
中累遷壽
州總管晉
王為皇太
子以述為
左衛率舊
令率官第
四品以述
素貴遂進

閉城拒諒
諒襲擊破
之並抗節
而遇害帝
以謀亡身
徇國嘉悼
者久之贈
柱國封弘
義公謚明
子無逸嗣

新蔡公韓僧壽

改封江都
郡公六年

府

蜀公獨孤羅

以獻皇后
之兄開皇
初襲父信
爵趙國公
煬帝嗣位
改封蜀國
公以左武
衛大將軍
卒於官謚
恭子纂嗣

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
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冬十月葬文皇帝於泰陵廟號高祖與
文獻皇后同墳異穴
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令男子二十
二成丁
十二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言於帝
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
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以
爲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塹龍門達上洛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
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
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
以置關防
陳叔寶卒
以洛陽爲東京

卑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至煬帝大業八年再見

煬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至煬帝大業八年再見

陳寶抗

嗣封十九年漢王諒擧逆以爲此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慶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大業末爲南郡太守爲盜賊

所害

邯鄲侯梁毗

周世封易陽子高祖受禪進爵為侯壽改封邯鄲縣侯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

部兵帝議免述罷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子敬真○毗性剛謇頗有學涉

武寧勇王辯

以車騎將軍從楊素

討平漢王諒賜爵縣男至恭帝義寧二年再見

乙丑

煬帝大業元年

諱廣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春正月改元

立皇后蕭氏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遣劉方擊林邑○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畧林邑

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詔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

晉王昭

徙封五年立為太子明年遂卒○昭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席極於儉素

盧公劉方

封河陰公二十五年以驩州道行軍總管擊破林邑旋師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方性剛

林邑

隋遣劉方經畧林邑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

突厥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處羅母向氏中

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

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舟○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達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

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

滕王綸

襲封十五煬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為度星法有人告

決有膽氣具為將法令嚴肅軍容齊楚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論者稱為良將

萬安公李圓通

進封三年

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走踐其陣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擊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而還

契丹

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至是復為鐵勒所困

鐵勒

五

夏四月劉方大破林邑還卒於師

五月築西苑○苑周二百里内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臺觀宫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宫樹凋落則剪綵為花綴之沼内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宫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衛王集徙之邊郡

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

綸怨望呪祖帝命黄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徙始安俊為賊林士弘所通攜妻子竄於儋耳後歸唐為懷化縣令

帝幸揚州圓通以兵部尚書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洛陽坐是免官閔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

是歲侵隋營州帝遣韋雲起以突厥兵求討契丹大敗

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具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

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韋雲起以突厥兵討平之○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

綸弟坦初封竟陵郡公主綸從長沙坦弟猛從衛山猛弟溫從零陵轉從南海溫弟誂前亦從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本穆王嗣大業末卒於江都

義豐侯韋冲

開皇初賜爵安固縣侯後改封義豐縣侯至是以民部尚書卒少子挺最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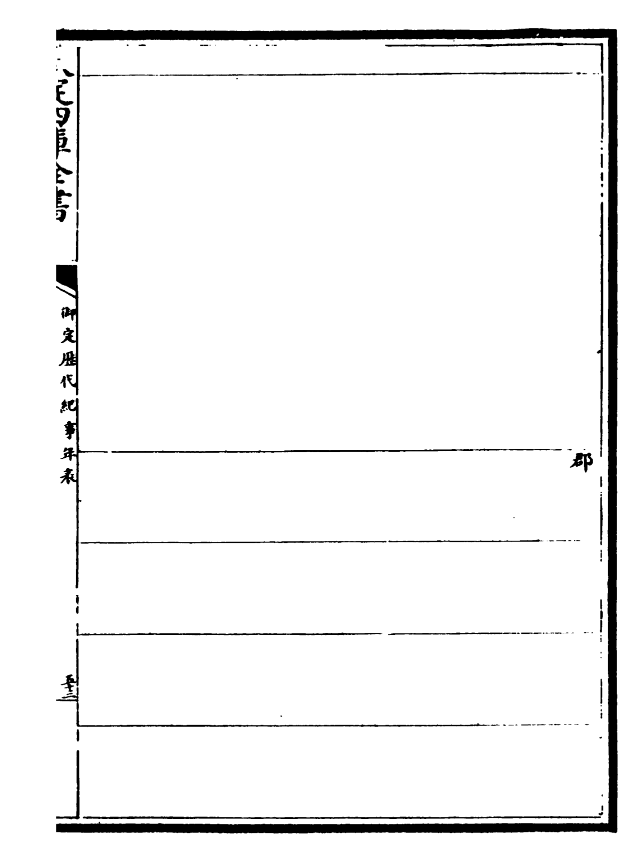
歲突厥處羅可汗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

犯約斬之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為治書侍御史

衛王集

嗣封十九年集呼術者章熙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罪當死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於是除名為民遠徙邊

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郡

丙寅

大業二年

春正月併省州縣

二月新作輿服儀衛○詔牛弘等議定儀衛制度以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役五十萬人費以鉅億計

夏四月還東京○三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

齊王暕　封豫章王十四年進封齊王至恭帝義寧二年再見

燕王倓　元德太子昭長子始封至恭帝義寧二年再見

越王侗

楚公楊素　以越國公增封五年改封楚公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

正平公楊文思　進封二十六年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走復授民部尚書卒於官謚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讓於弟文紀當世多

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繖幘服
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六月以楊素為司徒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制百
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
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
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
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
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
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
黜陟任意
太子昭卒
始建進士科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置洛口倉於
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
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城周十

太子昭之子始封至恭帝義寧二年王世充等立之為帝

代王侑

太子昭之子始封至十三年即帝位是為恭帝

秦王浩

以秦孝王

之素寢疾之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未幾卒贈太尉公諡景武子玄感

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初齊高緯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牛弘定樂悉放遣之至是裴蘊奏括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户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律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散樂大集東京帝多制艶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俊子始封嗣至九年

至恭帝義再見

寧二年再

見

濟北侯湛

秦王浩之弟始封後為宇文化及所害

丁卯

大業三年

春正月突厥啟民可汗來朝啟民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初雲定興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使與其事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之述大喜凡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凡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鴆殺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詔頒新律○帝以高祖末年法

河間王弘：封二十七年以太子太保卒子慶至六年再見○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畧數從征伐屢立戰功及拜寧州總管治尚清淨甚有恩惠為蒲州刺史在

齊公高熲：除名九年初以太常卿諫徵散樂不聽熲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優爾等又以帝過啟民厚謂太府卿何稠曰

宋公賀若弼：弼復封十五年為光祿大夫時帝宴啟民可汗弼以為太侈與高熲宇文弢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奏竟坐誅妻子沒官為奴婢

突厥：啟民可汗入朝時帝大陳文物啟民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啟民又舉其部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

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

官十餘年風教大洽號為良吏

長寧王儼

故太子勇長子雲昭訓生六歲封長寧郡王至是雲定興希旨令宇文述奏請處分長寧兄弟儼被殺諸弟分徙嶺

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又謂觀德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誹訕朝政下詔誅之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

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

梁公蕭琮

改封四年琮嘗與賀若弼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

也各賜帛甚厚車駕北巡頓赤岸澤啓民遣子拓特勒及兄子毗黎伽特勒朝行在又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與駕帝不許車駕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

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
用
改州為郡
更定官制○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
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為
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為三臺
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
作都水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
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
六月詔為高祖建別廟○初高祖受禪
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
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
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
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
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柳䛒曰今始
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

外仍敕所
在皆敕焉

應國公次是忌之遂驚懼先遣
表仁封勃廢於家未長孫嚴諭
海郡公徒數而卒贈旨啟民奉
蜀郡○頻左光祿大詔因台所
有文武大夫復以琮部諸國奚
畧明達世弟子鉅為書室韋等
務自蒙寄梁公至恭酋長數十
任竭誠盡帝義寧二人咸集嚴
節進引貞年再見○欲令啟民
良以天下琮性寬仁靚除草示
為己任蘇有大度倜諸部以明
威揚素賢懷不羈博威重乃指
若粥韓擒學有文義帳前草曰
虎皆頻所兼善弓馬此根大香
推薦自餘進人伏地啟民遽嗅
立功立事著帖琮馳之曰殊不

乃詔為高祖建列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啟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為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太府卿元壽請於御營之外分為二十四軍日發一軍相去三十里使旗幟鉦鼓千里不絕定襄太守周法尚曰兵亘千里動間山川猝有不虞難以相救帝不懌曰卿意如

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熲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平昌公宇文弢

周世封安樂公開皇

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躍

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具貴人及諸部爭效之啟民及義

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分拒六宮及百官家屬在内若有變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武衛將軍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等

秋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

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㢸光祿大夫賀若弼

初以功封平昌縣公至是為禮部尚書㢸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㢸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

免内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琮以童謡故帝忌之遂廢於家威以諫築長城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幸啟民可汗帳○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

成公主朝於行宮帝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車駕至金河啟民奉觴帳以俟帝幸其帳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

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幹衣之以布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帝幸啟民廬帳啟民奉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與甚厚

還至太原營晉陽宮

九月宴御史大夫張衡宅○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至濟源幸衡宅留宴三日

遂還東京

以齊王暕為河南尹以揚文思為納言

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畧西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

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敏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有文武幹用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

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啟民從入塞尋遣歸國

鐵勒

是歲侵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

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訪諸商
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
卷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
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
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
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且云
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
崑崙易如反掌況今羌胡之國並因
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
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混壹戎夏其
在茲乎帝大悅矩因盛言胡中多諸
珍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
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
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
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
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矩唱之也

子儉援

使裴矩慰
撫之

戊辰

大業四年

春正月開永濟渠○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以元壽為内史令

二月西突厥入貢

三月倭國入貢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内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營汾陽宮○帝與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

安固公崔仲方

封二十八年為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子民壽官至定陶令○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

倭

王多利思比孤入貢遺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悦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吐谷渾

西突厥

裴矩開處羅可汗思其母請招懐之帝遣謁者崔君肅來諭處羅受詔甚踞君肅曰突厥中分為二毎歲交兵莫能相滅今啟民入臣天子欲借兵

欽定四庫全書

齊王長史柳謇之有罪除名○初元德太子卒齊王暕次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帝為之妙選僚屬以柳謇之為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御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驕恣不法昵近小人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荅主以進暕帝復問知之不悅暕從幸汾陽宮大獵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帝於是發怒求暕罪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暕幸伊闕令皇甫詡攜之至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之帝令甲士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早卒暕與妃姊元氏婦通名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言當

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請降于隋帝遣安德王雄許公宇文述來迎伏允畏述兵盛帥衆西遁述拔曼頭赤水二城獲王公以下二百人虜

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美顧可汗母向夫人懷西國之滅守闕哀祈請發使台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遣使至此令可汗踏慢則夫人為韭天子必伏尸都

為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為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暕左右數人賜妃姊死王府僚皆斥邊遠塞之亦坐除名暕自是恩寵日衰不復預政

置城造屋於萬壽戍以處突厥啟民可汗

秋七月復築長城○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

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大破之

九月徵天下鷹師至者萬餘人

冬十月赤土入貢

遣將軍薛世雄擊伊吾降之

男女四千口而去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隋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市傳首虜廷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乃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突厥

隋以突厥啟民可汗遵奉朝化

思改戎俗詔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具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赤土

南海中遠國也隋遣屯田主事常駿等齎物賜之駿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

伊吾

隋以詐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出玉門啟民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大軍不能至皆不設備聞世雄軍

使以三十船迎之進金鏤以纜駿船几汎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王都王之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其子那邪迦隨駿入貢

己度磧大懼請降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築城留光祿大夫王威戍之而還

己巳

大業五年

春正月改東京為東都

詔均天下田

禁民間兵器。鐵叉搭鈎攢刃之類皆禁之

三月帝巡河右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三月西巡河右四月出臨津關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至浩亹川吐谷渾可汗伏允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等圍之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詔大將軍張定和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皆為所殺獨衛尉卿劉權出伊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追奔至伏俟城而還

武安侯張定和

初以軍功封武安縣侯至是以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吐谷渾可汗伏允與數十騎而遁其名王詐為伏允

突厥

啟民可汗入朝禮賜益厚啟民尋卒帝為廢朝三日立啟民子咄吉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吐谷渾

隋遣兵擊

初帝將西巡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自西京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歲鉅億計或遇寇鈔死亡不達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

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帥師擊之既與賊遇輒具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卒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

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令元壽等四面閉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去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內附先是伏允使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

困矣
冬十一月還東都○車駕東還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士卒凍死者太半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以裴蘊為御史大夫○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詐注老小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萬三千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推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

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壯子世立嗣

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高昌

刑部大理莫敢與爭緼有機辯輕重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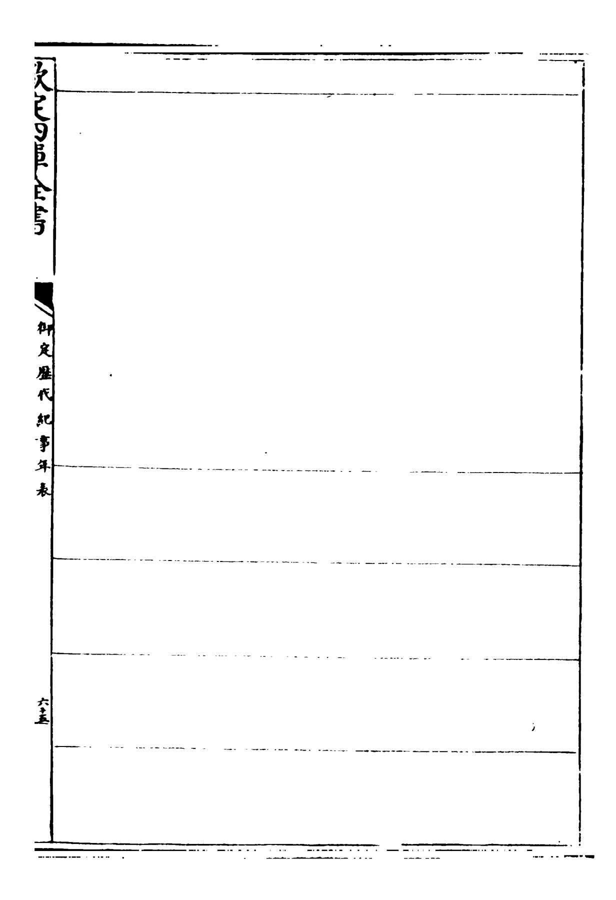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番州刺史召還欲用爲秘書監道衡既至上高祖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罪之司隸刺史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帝大閱軍實稱罷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即擢定興爲太府丞

伊吾

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帝御觀風行殿大備文物引伯雅等升殿宴飲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

帝西巡至燕支山伊吾王吐屯設等謁於道左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帝大悅尋宴之於觀風殿賜賚有差



庚午

大業六年

春正月盜入建國門○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是歲以為常

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

觀王雄　改封安德王十年又改封觀王至八年再見

郇王慶　河間王弘子三年弘卒至是追封弘為郇王子慶嗣至十三年再見

郕公李渾　襲父穆申國公爵十年詔追改穆為郕國公渾仍襲馬至十一年再見

戴公誤洋　嗣封蔣公十六年詔追改其父眘為戴公命以洋襲

流求　隋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行月餘至流求以鎮周為先鋒流求王

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
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
為市人慚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
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
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
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
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
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
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
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為
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
色日於苑中林亭盛陳酒饌敕燕王
侯與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晶及
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
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
酒酣殽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

馬

文安侯牛

弘
封奇章公
二十八年
以吏部尚
書從幸江
都卒贈文
安侯謚憲
○弘榮寵
當世而車
服卑儉事
上盡禮待
下以仁納

渴剌兜遣
兵逆戰屢
敗鎮周至
王都渴剌
兜自將出
戰又敗退
入柵稜等
乘勝攻拔
之斬渴剌
兜虜其民
萬餘口而
還

高麗

帝徵高麗王
元入朝不

者往往進御出入不限門禁妃嬪
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遣兵攻流求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二月詔自今非有功者不賜爵○詔以
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惟有
功勲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
舊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以散樂配太常○以所徵散樂悉配太
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
三萬餘人
三月帝如江都
除揄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領江都
宮監○初帝營汾陽宮令張衡具圖
奏之衡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
疲弊願稍加抑損帝意不平出為揄
林太守久之敕督役江都宮禮部尚

於言而敏
於行性寬
厚篤志於
學雖職務
繁雜書不
釋手隋室
隋臣始終
信任悔吝
不及唯弘
一人而已
有弟曰弼
好酒而酗
嘗因醉射
殺弘駕車
牛弘來還
宅其妻迎

至乃謀討
之

書揚玄感使至江都衙謂之曰詐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為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性譎詐有口辨頗識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詔百官戎服從駕○帝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詔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真定侯郡

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帝之幸啟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使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封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衍

周末封武山郡公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至是以恩倖封真定侯明年再見

饒良子長

孫熾

周末封陽平縣子開

皇中改封饒良至是為戶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帝幸江都留炖於東宮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卒於官謚靜○炖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

辛未

大業七年

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凍餒疲頓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

真定侯郭衍

封二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襄子臻

苑丘侯李景

周末封平寇縣公至是以光禄

西突厥

初帝西巡遣使召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不至會酋長射匱遣使如京師求婚裴矩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

人晝夜不絶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西突厥酋長射匱逐處羅可汗處羅來
朝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斗米直數百錢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困窮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漳南人竇建德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選為二

大夫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至九年再見

易制也射匱者達頭之孫世為可汗令以失職附屬處羅若厚具禮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矣帝因名具使者諭之令誅處羅然後為婚射匱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

百人長同縣孫安祖為縣令所咎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乃集少年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清河郡縣收建德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自是羣盜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殺都尉鷹揚與郡縣追捕然莫能禁

將數千騎東走高昌帝遣裴矩與向氏馳至玉門關諭處羅入朝處羅至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壬申

大業八年

春正月分西突厥為三部

道士潘誕伏誅○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煉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所費鉅萬誕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

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畧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

觀王雄 改封三年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卒贈司徒謚德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雄美姿儀有罷度雍容閑雅進止可

房公蘇威 復封邳國公二十年遼東之役以納言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房陵侯尋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

安平公宇文愷 復封十一年為工部尚書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卒於官謚康○愷少有罷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

西突厥 帝分西突厥為三部使處羅之弟闕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會寧特勒大奈別將餘衆居樓煩處羅將五百騎常從巡幸號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

功帝不悅尚方監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詔左十二軍出鏤方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人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內史令元壽卒

三月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於師○

觀

始安侯達 封遂寧子三十二年遼東之役以納言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諡恭○達少聰敏有學行局度可

事至十二年再見

新蔡公韓僧壽 改封九年以上柱國卒於京師有子孝基

延壽公于仲文 周世封延壽郡公至

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

葛公趙元淑 初以平漢王諒功進位柱國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再見

高昌 帝以宗女為華容公主嫁高昌

百濟 初百濟王璋遣使如隋請討高麗帝使覘高麗動靜璋與高麗潛通大軍將出璋使臣國智牟

文振嘗上表曰陛下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輿日必為國患宜諭令出塞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以麁幹有寵帝使專掌兵事文振屢言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不從及征高麗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道病上表曰陛下親降六師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嚴勒諸軍水陸迭發則平壤孤城勢必可拔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彊敵在前靺鞨出後非上策也及卒帝甚惜之

諸軍度遼水擊敗高麗兵遂圍遼東○師進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師不

觀揚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揚達耳

是為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及九軍敗績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方出之卒於家子九人欽明最知

儀隴侯元壽

周世封隆城侯尋改封儀隴縣侯至是以右光祿大夫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帝哭之慟贈尚書右僕射

入朝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大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戰實持兩端

得濟帝命造浮橋於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將軍麥鐵杖躍而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吏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繼進大戰高麗兵敗諸軍乘勝圍遼東城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命尚書衛文昇撫其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

夏五月納言楊達卒

六月帝至遼東攻城不克○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鬭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

名○仲文少聰敏髫亂就學耽閱不倦其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

謚景○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

北平侯段文振

周世封襄國縣公開

待報至是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帝幸遼東城南召諸將責之曰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因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俱進護兒不聽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郭內出兵與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

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為名公子

許公宇文述

述改封九年帝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及九軍敗績帝大怒以述等屬吏

皇中改封龍岡縣公俊以事除名至是從征遼東以兵部尚書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卒於師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諡襄○文振有膂力膽

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發大敗而還
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陣待之高
麗乃退

秋

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
水而還○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
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
綠水西兵自盧河懷遠二鎮人馬皆
給百日糧又給衣資戎具火幕人別
三石以上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
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
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
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
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德來者
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
劉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
遣人名之不至述以糧盡欲還仲文

至東都除
名為民明
年再見

氣過人性
剛直明達
時務

陽城公史祥

封三十二
年遼東之
役以左驍
衛大將軍
出蹋頓道
不利而還
由是除名
為民

武強侯錢士雄

以虎賁郎
將從征遼
東與麥鐵
杖俱戰死
贈左光祿
大夫右屯
衛將軍武
強侯謚剛
子傑嗣至

議以精鋭追文德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軍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拔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俱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緑水行四百五十里王仁恭為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亦引兵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

宿公麥鐵杖 恭帝義寧二年再見

初以軍功進位柱國至是為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將度遼

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而還是行也惟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

九月帝還東都冬十一月慰撫使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名○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獨繫之仲文憂恚病卒

山東大旱

殺張衡○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丈餘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

大夫宿國公謚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孟才至恭帝義寧二年再見○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

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

癸酉

大業九年

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靈武白瑜娑兵起○賊帥白瑜娑刦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二月復宇文述官爵

三月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東都

趙王杲

以皇子始封至恭帝義寧二年再見

許公宇文述

除名二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侍之如初至十二年再見

滑公李景

封苑丘侯三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

新義公韓世闕

嗣封二十二年揚玄感作亂引世諤為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為吏所執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設計因得逃於山賊不知所終

突厥

帝命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可汗部落遣闕度設攻掠吐谷渾以自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

高麗

帝復自將

齊郡丞張須陀擊王薄等破之○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張須陀勇決善戰將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攻章丘須陀又大敗之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圍之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須陀督衆擊之賊敗走郭方預等攻陷北海須陀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年十

殿高麗追兵大至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至恭帝義寧二年再見

穀城公吐萬緒

封三十三年以左光祿大夫討劉元進等屢破之元

建安侯樊子蓋

封上蔡伯二十五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

擊高麗車駕度遼進宇文述與楊義臣趣平壤王仁恭出扶餘道進至新城高麗兵拒戰為仁恭所破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

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陣
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
擲空中以矟承之揭以略陣賊莫敢
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陀
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為副
夏四月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
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初玄感父素恃功驕倨帝心銜之及
素卒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
玄感内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
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
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寵遇日
隆至是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王
仲伯趙懷義等謀故為逗遛欲令諸
軍乏食弟玄縱萬石並從幸遼東玄
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人

進復據建破故久不道四面俱
安帝令緒能克會來進晝夜不
進討之緒護兒等救息而高麗
以士卒疲至玄感解鹿變拒之
弊請息甲圍去子蓋二十餘日
侍至來春凡所誅殺不拔主客
帝不悅密者數萬人死者甚衆
令求緒罪車駕至高帝引軍還
失有司奏陽退詣行
緒怯懦違在所既而
詔於是除引見帝迎
名為民配勞之曰昔
防建安吾高祖留蕭
有詔徵詣何於關西
行在所緒光武委寇
鄧彰不得恂於河內

所執斬於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僞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懷義為衛州刺史元務本為黎州刺史唐褘為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絶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脇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餘人

志還至永嘉道病卒

榮公來護兒

封黄縣公十一年以右驍衛大將軍帥舟師征遼東至東萊聞揚玄感圍東都即日廻軍令子弘整馳奏

公共入也子益謝曰臣任重罷小寧可竊匹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禄大夫封建安侯民部尚書如故明年再見

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天下騷擾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逃歸河内先是玄感陰遣人至長安名蒲山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不然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為前鋒先取河内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為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自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人隨其後其兵

帝還至涿郡已勅護兒救東都見引槃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玄感封榮國公至恭帝義寧

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屢敗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宫城餘皆歸於玄感内史舍人韋福嗣為玄感所獲使掌文翰為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欲廢昏立明裴弘策失利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斬以徇於是將吏震肅令行禁止玄感盡鋭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諤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清要重任委之收兵得五萬餘人遣世諤圍滎陽頓覺取虎牢虎牢降以

二年再見

楚公 楊玄感

嗣封八年起兵黎陽尋敗死諸弟皆見殺

建昌公 李子雄

高祖作相時子雄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賜爵縣公大業

覺為鄭州刺史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卻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玄感○遼東城久不拔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疑其詐經二日乃出兵追躡而不敢逼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宇文述屈突通來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名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

初累轉至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

腹之疾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吾輩父兄征高麗大半不返今復為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聚兵亡者雲集旬月間至數萬

楊玄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玄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觀望明公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不

感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葛公趙元淑

封二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因與通謀及玄感敗人

聽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李子雄曰援軍益至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元弘嗣握強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眾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乃引兵西趣潼關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

有告其事者帝大怒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蒲山公 李密

開皇中襲父寬爵蒲山郡公少有才畧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

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曰公詐衆西入𨼆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攻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等軍追及之玄感一日三敗乃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追兵執之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衆寛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宫帝

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黄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曰李密識度如此汝

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燮涉獵經史頗知兵法為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志氣倜儻隱居常熟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覬襲破其營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

殺揚玄感黨與三萬餘人

冬十月遣將軍吐萬緒擊劉元進○朱燮管崇共迎元進為主據吳郡稱天子毘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將兵討之

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若決機兩陣之間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慴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梢崇而輕天下士

十一月將軍馮孝慈擊張金稱敗死
十二月內史舍人韋福嗣等伏誅○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指東都歸首樊子蓋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亦為人所獲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等十餘人詣高陽密悉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許諾防禁漸弛密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密呼福嗣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十二月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使九品以上持兵斫射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唐縣扶風妖人作亂討平之

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玄感在黎陽陰進名密及衆兵密適至玄感以為謀主及玄感敗死密亡命為人所獲樊子蓋鎖送密等於高陽密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

吐萬緒擊劉元進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朱燮皆敗死○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擊破之斬崇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其勢益盛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魚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潛迎諸子於洛帝怒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江淮兵討元進元進燮敗死餘衆降散世充名降者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散者歸首累盡世充悉阬之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

杜伏威起兵掠江都○伏威與輔公祏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

皆醉乃穿墻而逸

癸丑

開皇十三年

春二月作仁壽宮○詔楊素營仁壽宮於岐山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為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獲以上石因而築之死者以萬數

禁藏讖緯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而諸儒議久不決乃罷之

突厥突利可汗請婚許之○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

豫章王暕　以晉王廣第二子始封至煬帝大業二年再見

鄅公韓建業　周世封鄅公至是以上柱國卒

鉅鹿公賀婁子幹　進封十三年以雲州總管卒諡懷子善柱嗣

突厥　都藍可汗殺大義公主突利可汗遣使如隋求婚帝遣使慰諭許尚公主

襄陽公梁彥光　周世封華陽郡公帝即位增邑五百戶至是以相州

平昌公元巖　進封十三年以益州總管長史

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扇惑都藍可汗頻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籍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

刺史卒於官謚襄子文謙嗣○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顯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大統末入太學畧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及為岐州刺史甚有惠

卒子弘嗣○嚴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為益州長史蜀中獄訟嚴所裁斷莫不悅服

曰善復使晟慰諭梁干許尚公主

政嘉禾連具有得罪
理出於州者相謂曰
境後刺相平昌公與
州下車發吾罪吾何
摘姦隱有怨焉及卒
若神明以益州父老
德化人吏莫不殞涕
人感悦畧
無爭訟

紹範最知名○法尚少果勁有風槪好讀兵書

乙亥 大業十一年

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

二月詔村塢皆築城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

郕公李渾

嗣封六年初渾襲父穆申公爵許宇文述以國賦之半二歲之後不以倖物與述述大恚之會有方士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

突厥

隋裴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欲分突厥之勢議以宗女嫁始畢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

趙

三月殺郇公李渾夷其族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

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母端兒破之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寇

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突厥圍

盡誅海內姓李者述因誣渾於帝曰方士之言信有徵矣臣與渾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衛等日夜屏語渾家代隆盛身抱禁兵願陛下察之帝曰可覓

畧矩詐與為互市誘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為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八月圍帝於鴈門尋解圍而還

鴈門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盡克之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潰圍而出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尚書樊子蓋曰陛下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為勲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内史侍郎蕭瑀以為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又何損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以是勸帝帝從之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陣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

具事述乃遣裴仁基表告渾反御帝收渾等遣裴蘊等雜治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述誘敏敏妻為表誣告渾謀因度遼與子弟襲御營立敏為天子持入奏之殺渾

破汝勲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與官貞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絶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冬十月帝還東都○車駕還至太原蘇威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固根本為社稷計帝初

及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

經城公李敏

初襲父崇爵廣宗公後避諱改封經城公累加光禄大夫先是高祖夢洪水沒都城

然之字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既至東都頗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進論勲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為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勲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為正六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勲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勲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勲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初蕭瑀數言事忤旨候衞將軍楊子崇從至汾陽屢請早還不

意惡之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李渾及善衡屏人私語述譖之於帝帝收敏等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

納至是皆出為郡守
詔江都更造龍舟○揚玄感之亂龍舟
皆焚詔江都更造數千艘制度仍大
於舊者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子通有勇力先
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
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
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
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
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
濟闞稜為之冠既而子通謀殺伏威
遣兵襲之伏威被創雄誕負之以逃
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又擊子通破
之子通帥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
萬人
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為縣佐史從軍

夫人帝甥
也何患無
賢夫李敏
名當袄讖
國家殺之
無可救也
夫人當自
求全敏妻
曰不知所
出惟尊長
教之述曰
可言李家
謀反述乃
口自傳授
令敏妻寫
表封上敏

亡命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李淵擊敬盤陁等降之○詔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陁等自汾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

竟與渾等同誅其妻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丙子

大業十二年

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作毗陵宮○詔毗陵通守集十餘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

三月宴群臣於西苑○上巳帝與群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

張金稱擊破平恩等郡○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大業殿火○大業殿西院火帝

蔡王智積房公蘇威楚林士弘突厥

蔡王智積　薨封三十六年從駕幸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遂卒○智積初為

房公蘇威　進封五年以納言奏對忤旨除名為民

濟公樊子蓋　進封三年以疾卒於京第謚景○子蓋無他權畧在軍持重未

楚林士弘　太平元年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

突厥　突厥侵邊隋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逆擊時突厥方強兩軍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

以為盜起驚走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魏刀兒將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

五月丙戌朔日食既

除納言蘇威名○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餽珍玩威獨獻

同州刺史以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

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

許公宇文述

復封四年從帝於江都遇疾卒贈司徒尚書令謚恭

秦興公楊義臣

弘代統具眾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守令以郡縣應士弘北自

止一如突敗或與突敗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敗頗憚之

尚書戲謂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奸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拜謝而已帝憫而釋之遂并其子孫皆除名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江都龍舟

襲封三十九江南及五年高士蕃禺皆為達張金稱所有並相聚為盜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斬士達金稱以狀聞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

威字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
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
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
庶帝大怒以屬吏旬日出之朝臣皆
不欲行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
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
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大府卿
元文都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
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
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
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
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
頤然後斬之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
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
恇怯敕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
令築城以備不虞車駕至汜水奉信

以功進位
光祿大夫
尋拜禮部
尚書未幾
卒於官○
義臣性謹
厚能馳射
有將領之
才

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遣光祿大夫陳稜擊李子通敗之○時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從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敗

死口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為君明從姪懷義所告帝令梁郡通守楊汪捕之值密外出獲免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黄君漢奇其驍勇破械出之讓再拜泣下君漢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柰何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讓遂亡命於瓦岡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曰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孟

衆時又有王當仁王伯當周文舉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漸敬密密察諸帥惟翟讓最強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有李玄英者經歷諸賊求訪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子也勿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預於揚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遂與遊漢沔偏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處於讓營密嘗

說讓以亡隋之策至是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密深結之使託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陀為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屢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陀方陣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詔以

裴仁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以李淵為太原留守擊甄翟兒破之。

詔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之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黎王智積卒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將帥敗亡相繼唯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

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義臣討金稱義臣引兵據水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壘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畧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為與

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為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為士達

發衰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御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藴職典振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

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
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
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
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
解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
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
無遺加之饑饉民始采樹皮葉或擣
藁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
而官倉充牣吏皆畏法莫敢賑救王
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
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
謙黨高開道收其衆掠燕地○謙擁
衆十餘萬據豆子航自稱燕王帝命
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

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郡○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於涿郡又臨朔宫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不能拒唯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甚衆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衆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廪以賑貧乏境内咸悦殺渤海太守唐禕等數人柳城懷遠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改柳城郡為營州以鄧暠為總管

詔李淵擊突厥前後屢捷

丁丑

大業十三年

是年十一月為恭帝義寧元年
恭帝諱侑元德太子長子在位二年

春正月陳稜討杜伏威敗績伏威遂據歷陽○稜討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

竇建德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畧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郇王慶 侗封八年為滎陽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密因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芝焚蕙歎

長樂竇建德 丁丑元年時建德為壇于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涿郡留守薛世雄將兵討李密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建德

魏李密 永平元年初密說翟讓曰東都空虛越王幼沖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若將軍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今百姓饑饉洛口多積粟將軍若親行

突厥 始畢可汗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郭子和為屋利設遂入侵晉陽太掠而還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

盧明月掠河南遣王世充擊斬之○明
月轉掠河南至於淮北衆號四十萬
帝命王世充討之戰於南陽大破之
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
都各據郡起兵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
密稱魏公畧取河南諸郡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取樓
煩定襄鴈門諸郡
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
帝引突厥寇邊
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以為屋利
設○翊衛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
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執
郡丞穀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

事不同此士衆惶懼掩襲發粟兵勢淵從
慶得書惶恚拔諸城以賑窮之之自為手
恐即以郡南通聲言遠近執不啟卑辭厚
降容復姓遂入豆子歸附百萬禮遺始畢
郭氏明年毓世雄以之衆一朝可汗云欲
再見○慶為畏已不可集枕威舉義兵迎
祖元孫早復設備廷養銳以逸主上復與
孤隨母郭德謀還襲待勞繼彼突厥和親
氏養於舅之其處去能來吾有若能與我
族冒姓郭世雄營百備其然後俱南願勿
氏故密云四十里建徼名四方侵暴百姓
然德師敢死引賢豪而若但和親

唐王李淵

士二百八資計策選坐受寶貨
十人先行驍悍而授亦准可汗
初淵娶於令餘衆續兵柄除亡所擇始畢
竇毅生建發約曰夜隋之社稷得啟謂其

自稱永樂王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密攻東都入其郛○李密以孟讓為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恐獲罪李密使人說之賈閏甫勸仁基降密仁基從之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遣仁基孟讓帥兵襲破回洛

成世民主霸元吉女適太子千牛備身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令劉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

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咫尺不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士卒大亂世雄逍歸涿郡病卒建德遂圍河

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甌哉讓曰唯君之命於是密讓襲破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時德敵以尉民應密租君彥亦往歸之君彥埏之子也越王侗遣劉長恭裴仁基等討

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

東倉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東都城內之糧而布帛山積至燃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屯豐都市上春門北邙山為九營以備密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沉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鬻官賣獄具門如市朝野共疾怨之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諂順帝意表疏忤旨者

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

間

定楊劉武周

天興元年時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仁恭甚親厚之武周

密密擊破之死者什五六密讓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號魏公設壇即位建元永平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為大將軍各領所部房

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通於時事不得不

皆屏而不奏鞫獄多峻文深詆行賞
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
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
君雅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
○帝命將軍龐玉郎將霍世舉將關
中兵援東都越王侗使段達與王等
夜出兵與李密戰大破之密乃棄回
洛奔洛口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
之斬郡丞高德儒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李密復取回洛倉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
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萬數若有與仁恭侍彥藻邴元頴乃許之
真主驅而兒私通恐真為長史遣使以此
用之取天事決謀亂租君彥為議告突厥
下如反掌宣言曰今記室於是突厥遣柱
耳太原百百姓饑饉趙魏以南國康鞘利
姓皆避盗王府君閑江淮以北等送馬千
入城文靜倉不賑邺羣盜莫不匹請淵為
知其豪傑豈為民父響應悉拜乞市許發
一旦收集母之意手官爵使各兵送淵入
可得十萬衆皆憤怒領其衆乃開淵拜受
人尊公所武周稱疾廣築洛口書擇其馬
將之兵復臥家豪傑城而居之之善者止
且數萬以來候問武遣彥藻將市其半軍
此入關號周椎牛縱兵東畧地士請以私
令天下不酒因大言取安陸汝錢市其餘
過半年帝曰壯士豈南淮安濟淵曰虜饒

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貧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一日除千餘人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軌家富任俠薛舉起兵金城軌與同郡曹珍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並妻孥為人所虜耶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為

業成其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翔不知也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等拒之不利淵愆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說淵曰主上無道百姓困窮大人

能坐待潰豎今倉粟帽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武周入謁仁恭其黨隨入斬仁恭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收兵得萬餘人進使附於突厥鴈門郡

陽河南郡縣多陷於竊竊以盡讓為總管使夜即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舉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頤以城降竊以孝和為護軍頤為右長史裴仁基以虎牢

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啟爾當為汝貴之不足為汝貴邑淵因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馬行牧不

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若守小節丞陳孝意降密以仁賈禹東聊
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下有寇盜與虎賁郎基為上柱欲藉之以
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為主上有嚴刑將王智辯國河東公為替勢耳
軌乃起兵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未危亡無日共討武周仁基子行數百人之
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不若順民圍桑乾鎮儼驍勇善外無所用
有河西五郡之地心興義兵武周與突厥密亦以之文静至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轉禍為福厥合兵擊為上柱國突厥見始
涿郡留守薛世雄擊李密竇建德襲破此天授之智辯殺之絳郡公密畢可汗請
之遂圍河間時也淵大孝意奔還得秦叔寶兵且與之
八月李淵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驚曰汝安鴈門武周及程齩金約曰若人
○李淵趣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得為此言襲破攘頫皆以為驃長安民衆
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明日世民郡進取汾騎齩金俊土地入唐
無不出脫具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復說淵曰陽宮獲隋更名知節公金玉繒
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然之乃大人受詔宮人以賂羅士信趙帛歸突厥
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討賊賊可突厥始畢仁基皆帥始畢大喜
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盡手且入可汗始畢衆歸密密淵引兵西

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屍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也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至汾陽許大斷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

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族滅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乃萬全之策淵數曰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大理司直夏

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附定襄始畢立武周為定揚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興以揚伏念為尚書左僕射苑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

署為總管遣裴仁基孟讓襲回洛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仁基為東都兵所敗密自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洛口汝陰淮陽降密復據回洛倉移檄郡

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

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奬之任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河西諸軍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

侯端等皆勸淵舉兵聚衆亦屢趣淵起兵淵乃命世民等各募兵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執王威高君雅斬以徇○建成元吉棄其

意恐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賊圍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

永隆元年

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柴孝和說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

其狀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

武陽郡降李密。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初貴鄉長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兵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督責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雖戎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竭心常為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

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六月與柴紹皆至晉陽。淵遣使如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及世民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馬為鸞以欺人主吾興義

時師都為朔方鷹揚郎將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畧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突厥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可汗

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之無及密曰此誠上策但我兵皆山東人誰肯從我西入諸將

藏寳具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
閉寳藏降密思具親戚輙出都門東
向慟哭而返或慟之降密皆泣曰我
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河南山東
大水餓殍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
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
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
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
五千人濟河會元寳藏郝孝德共襲
破黎陽倉據之
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淵留兵圍河
東自引軍西
王世充救東都合擊李密於洛口○世
充等帥所領會東都越王侗使劉長
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

兵誅倭人
耳遂斬之
自餘不殘
一人引兵
遂晉陽往
返凡九日
淵喜曰以
此行兵雖
橫行天下
可也遂定
入關之計
○淵開倉
以賑貧民
應募者日
多命為三
軍分左右

師都乃引
突厥居河
南之地攻
破鹽川郡

梁蕭銑

鳴鳳元年
初巴陵校
尉董景珍
雷世猛旅
帥鄭文秀
徐德基張
綸等謀據
郡叛隋推
景珍為主
景珍曰吾

出於羣盜
留之各饒
雕雄則大
業喪失會
密為流矢
所中臥營
中尋為東
都兵所敗
密以鄭頲
鄭乾象為
左右司馬
○密復帥
眾向東都
大戰於平
樂園密左
騎右步中

於洛口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網羅得有今日惟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強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説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為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馬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

通謂之義士文武隨才授任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突厥遣

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

列強弩鳴千鼓以衛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李淵引兵至霍邑以書招密密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吾

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李迥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於是月城遂陷李迥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世民帥劉弘基等徇渭北屈突通署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邀淵遣其將呂紹宗攻河東不克

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關中羣盜悉降於淵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

使至太原淵遣劉文靜報之。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宋老生屯霍邑屈突通屯河東以拒之會積雨淵不得進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襲晉陽

與戰不利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名柳生柳生帥衆歸之銑以為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

方有事關中不如卑辭推獎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緩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

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
乘城拒守淵遣使至城下諭文昇等
不報遂命諸軍進圍城
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
王世充及李密戰於洛北敗績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
等十餘人○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
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
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
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
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
得無禮衆皆愕然布列庭下淵迎王
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
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
樂宮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
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

淵欲北還數百人出爲籍見客
世民曰今迎抑生與復擯於唐
未敢被野具黨謀曰斯榮足矣
何憂之難我先奉梁密得書甚
老生輕躁公與居第喜以示將
一戰可擒一令巴陵佐曰唐公
武周雖遠諸將皆位見推天下
利太原豈高兵多我不足定矣
可近忠馬若入城反自是信使
邑本興大出其下不往來不絕
義以救蒼如救德基○武陽郡
生今遂班質具首領丞元寶藏
師恐從義獨挾梁公以郡降密
之徒一朝進取郡城密以為上
解體何以則無出我柱國武陽
自全淵不右者矣遂公寶藏使

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

王世充與李密戰於石子河敗績○世充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慚懼請戰與密夾石子河而陣密布陣十餘里翟讓先戰不利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

李密誘翟讓殺之

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時年十三大赦改元義寧尊帝為太上皇

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

滎陽郡降李密

十二月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

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源招慰山南山東諸州下之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通守堯君

聽世民號哭於外淵召問之曰今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

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

具客魏徵為啟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

素不下○通與劉文静相持月餘復
使桑顯和夜襲文静營文静悉力苦
戰顯和敗走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
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
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
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
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
不守家屬皆為丞相淵所虜乃留顯
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
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竇琮等將輕
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自
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
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讐
敵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
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
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向再

笑曰惟國
所為世民
乃夜追左
單還既而
太原運糧
亦至雨霽
淵趣霍邑
斬宋老生
遂克霍邑
○淵克臨
汾絳郡劉
文静以突
厥兵至孫
華輕騎渡
河見淵淵
以為武鄉

生無故擅
殺之此而
不誅何以
為政且抑
生為益日
久今雖從
義山悖不
移失今不
取後悔何
及毓又從
之景珍收
柳生斬之
毓乃築壇
燔燎自稱
梁王改元
鳴鳳

始為道士
寳藏名典
書記密愛
其文辭故
名之○密
遣徐世勣
等襲破黎
陽倉開倉
恣民就食
浹旬間得
勝兵二十
餘萬竇建
德朱粲亦
遣使附密
泰山道士
徐洪客獻

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耶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東都米斗千錢人餓死者什二三王世充軍士有亡降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為軍士曰比見孟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

縣公鎮馮翊太守以任瓌為招慰大使說鐔城下之○馮翊太守蕭造降淵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靳孝謨以

楚林士弘

太平二年時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盧江郡因度江歸士弘於豫章士弘疑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恨之襲破士弘焚其郭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蕭

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容竟不出莫

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充兵果至伯當遇之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士卒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劉文静取弘農

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

蕭銑取豫章林士弘退保餘干

蒲津中潬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淵帥諸軍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柴紹之赴太原也其妻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

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士弘退保餘干

秦薛舉

秦興元年初舉爲金城校尉驍勇絶倫家貲巨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

知所之。王世充營於黑石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密引兵度洛逆戰大敗密帥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棄馬直趣黑石營中糧連舉六烽

貲聚徒衆瓌募兵得世充狼狽淵從弟神數千人使自救密遂通亦亡入舉將而討與戰大破鄠縣山中之方授甲之○密敗合勢攻鄠置酒饗士王世充於縣下之李舉與其子石子河○氏使其奴仁杲及向翟讓司馬馬三寶說黨十三人王儒信勸羣盜李仲於座刧瓌讓自為大文等皆畔發兵開倉冢宰以奪衆從之徇賑施自稱密推讓兄盩厔武功西秦霸王弘曰天子始平皆下改元秦興當自為奈之衆至七以仁杲為何與人汝萬左親衛齊公少子不為我當段綸娶淵仁越為晉為之密聞

女亦聚徒於藍田各遣使迎淵關中羣盜皆請降。淵進屯馮翊世民營於涇陽李民將精兵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府號娘子軍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

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衆歸之以為義與公選精銳克抱罕舉兵大根吏以仁果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衆河州刺史羅睺為興王以副

而悉之乃買酒召讓殺之幷殺弘及儒信讓麾下欲散盜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審孫獨騎入其營壘加撫諭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領具衆中外遂定讓殘忠儒信

一見如舊仁果分兵貪縱故死
識引為謀畧地取西之日所部
主世民北平澆河二無衣之者
屯長安故郡未幾盡然密之將
城延安上有隴西之佐始有自
郡雕陰皆地衆至十疑之心矣
請降淵引三萬舉自○滎陽太
軍西行所犒恭帝立守郇王慶
過離宮園子仁果為以郡降密
死皆罷之太子遣仁○王世充
出宮女還果將兵取襲倉城王
具親屬命天水舉自伯當等擊
諸軍進圍金城徙都敗之
長安十一之仁果多
月充之與力善騎射
民約法十軍中號萬

二條悉除人歛然性
情苛禁馬貪而好殺
邑郡丞李具克天水
豬豪與淵悉名富人
有隙將斬倒懸之以
之竊呼曰醋灌鼻責
公興義兵具金寶衆
乃以私憾遣晉王仁
殺壯士爭越將兵趣
世民為之斜口至河
固請乃捨池郡太守
之世民因蕭瑀拒却
名置幕府之又遣其
○淵立代將常仲興
王侑為皇齊河擊李
帝以淵為執與執將

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李綱爲司錄專掌選事竇

戰於呂松仲興舉軍敗沒○舉遣其子仁果攻扶風扶風賊帥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勢益張衆號

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追謚其大父為景王考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薛舉侵扶風淵遣秦公世民擊敗之○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

三十萬誅閒唐王李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子世民將兵擊之世民大破仁杲於扶風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大懼

賓進爲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爲禮部尚書宋國公○淵遣李孝恭招慰山南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皆釋之於是降附者三十餘州○屈突通降淵

淵遣通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以通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劉文靜引兵東畧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公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

同軌公衛文昇

封三十七年以右光祿大夫安撫關中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不許及唐王入關文昇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卒於家

趙公陰世師嗣封三十五年以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唐王軍至世師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同見殺

戊寅

隋

義寧二年

是年五月以後為恭帝侗皇泰元年

春正月唐王淵自加殊禮

李密敗王世充於洛北。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橋成者先進前後不一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衆驚擾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帥敢死士乘之溺死數萬人世充僅免諸軍皆潰世充復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含嘉城密乘勝進據金墉城擁兵三十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越王侗

秦王浩

封十三年宇文化及弒煬帝立浩為帝化及尋僭偽號浩遇害

燕王倓

封十三年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

榮公來護兒

進封六年以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子楷弘整並允驍勇善

梁蕭銑

鳴鳳二年銑即皇帝位置百官舉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為靖皇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璿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

使段達韋津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反走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三月宇文化及弑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巵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編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門下錄事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之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撫而臨之此大禹之

入奏沿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銑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與以見帝為司宮者所遇餓而難作為賊所害

齊王暕

進封十三

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捷化及皆害之唯護兒少子恒濟獲免

宿公麥孟才

嗣封七年為武賁郎將值江都之難與武牙郎錢傑

人皆為王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始安郡丞李襲志散財募士以保郡城羣盜攻之皆不能下聞煬帝遇弒

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郎將司馬德戡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於廣坐明論叛計無復畏避宮人聞之言於帝帝怒斬之自是無敢言者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曰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徒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化及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等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乃夜於城東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聞外喧囂問曰何事虞通對曰草坊

年宇文化及作亂使人就第殺之二子亦遇害暕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後歸於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

封六年字

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弒逆社稷淪亡與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謙

即吏民臨三日或以尉佗之事說之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衆乃不敢言城陷為銑所虜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

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明日未明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數百人請帝自出臨戰無應者軍士稍散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等遂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虔通逼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

文化及作亂杲在帝側裴虔通弑之

鄖王慶

降於李密二年密為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後歸唐封

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滑公李景

進封六年初煬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為高開道所圍歲餘不能克

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魏李密

永平二年春敗王世充於洛北乘勝南逼上春門於是偃師柏谷河陽河內皆降於密竇建德

通等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塡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虔通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殺之宗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

郇國公

唐王李淵

恭帝詔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賊氐羌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

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於道被害。景容貌奇偉驍勇善射死之日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咸傷惜之

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曰東都未平未可議此　五月以後事見下卷

畫救而已以智及裴矩為僕射士及為內史初矩知將有亂雖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故免於難化及至又迎拜於馬首故化及亦以為僕射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死之至是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

書曰以百數。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恭帝以王為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孤東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

梁公蕭鉅

封十二年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

魯公元文都

為東都留守煬帝崩與段達等共推越王侗為帝侗以文都為

備兩踐岐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魏晉之迹內史令封
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負其富強欺天罔人魯國公尋
之資思逞無厭之欲驕恣之兵屢孤竊恥之為王世充
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或曰歷代所害並其
邊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自是海所行亦何諸子○文
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可廢王曰都性鯁直
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堯舜湯武明辨有器
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宄乘釁強弱各因其時幹
相陵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取與異道
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皆推其至

涿公盧楚

相聚萑蒲蝟毛而起猶上下相蒙誠以應天楚少有才
莫肯念亂普天之下莫匪仇讐左順人未聞學大業中
右之人皆為敵國遂以萬乘之尊夏商之末為尚書右
死於一夫之手億兆罹感恩之士必致唐虞司郎當朝
九牧興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之禪也但正色甚為
骸骨棄而莫掩自有書契以來宇改丞相為公卿所憚

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相國府其越王侗稱
若斯之甚也書曰自作孽不可逭九錫殊禮尊號以楚
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皆歸之有為內史令
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司○建成封涿郡公
唐王淵自為相國加九錫世民王東與元文都
宇文化及發江都○化及擁衆十萬據都城中多同心戮力
有六官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付尚欲為內應以輔幼主
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者世民曰王世充作
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吾新定關亂將軍皇
楫以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中根本未甫無逸斬
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固雖得東闕逃難呼
帝厚恩今俛首事讐何面目視息世都不能守楚同去楚
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也遂不受曰漢與元
是所望於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將還世民公有約若
舊卹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化及語又曰城中社稷有難
滅化及殺之其麾下皆鬬死無一降見吾還必誓以俱死

者

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弒逆聚兵討之得精卒六萬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唐世子建成等還長安

宇文化及至彭城李密拒之化及引兵入東郡○化及至彭城奪人車牛載宮人珍寶而使軍士自負戈甲道遠疲劇軍士皆怨司馬德戡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任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遂謀殺化及事洩化及執德戡等讓之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得已也化及

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分兵守之而還○五月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事見下卷

令捨去不義遂為世充所害

武強侯錢傑

嗣封七年江都之難與參孟才謀擊宇文化及事洩被害

信安侯陳

殺之并其黨十餘人李密據羅洛以
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入東郡通
守王軌以城降之
梁王銑稱皇帝
五月帝禪位於唐遜居代邸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沖遭家多難
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
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既鍾
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
屬笙鏞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
其庸可得乎
是年五月以後事見下卷

稜
封五年以
右禦衛將
軍擊宣城
賊餓而煬
帝以弑崩
宇文化及
引軍北上
名稜守江
都稜集衆
縞素為煬
帝發喪備
儀衛改葬
於吳公臺
下衰杖送

表慟感行路論者義之梭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見害

武寧男王辥

封十五年以虎賁郎將與王世充討李密辥破密外

偪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官軍大敗辯至洛水橋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竟溺死○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及死三

軍莫不慟
惜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